



JOHN GREGORY DUNNE 著・吳安蘭 譯

黑色律師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九一三種

當代名著精選之一三九

黑色律師

DUTCHSHEA Jr.

原 著：John Gregory Dunne

譯 者：吳 安 蘭

發行人：平 鑫 濤
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
電 話：7003422

出版經理：張 柱 國

出版者：皇 冠 出 版 社
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
郵政劃撥10426帳戶

電 話：7003422

登 記 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編譯委員：張 時·彭中原·茅及餘

趙爾心·雲 菁·陳曼華·余國芳

林靜華·林少岩·林衍倫·戴國光

湯新華·麥倩宜·姜恩娜·謝瑛玲

編輯顧問：陳麗華

策 劃：施寄青

美術設計：吳登人·楊呂蓉

校 對：曾英珠·劉秋城·鮑秀珍

印 刷 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

電 話：7071139

第一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二年 六 月
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·盜印必究



JOHN GREGORY DUNNE 著・吳安蘭 譯

黑色律師



JOHN GREGORY DUNNE 著・吳安蘭譯

黑色律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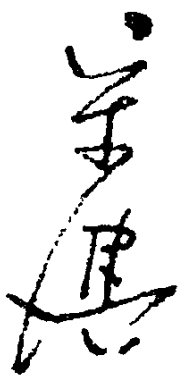
當代名著精選139

黑色律師

皇冠當代名著精選

「皇冠當代名著精選」令人大開眼界，獲益不淺，兩年多來，每星期一本，從不脫期，真了不起，何等魄力！多少心血！譯文的水準極高，至少都是流暢可誦的白話文，句子一點也不西化彆扭，人名也譯得好，看起來一點也不費力和精神去猜度，似乎已找到一個規範。近三月來接連看了數十種，對美國暢銷書有了新的認識，像羅勃·勒德倫的兩冊間諜小說『龍爭虎鬥』和『死亡拼圖』，佈局奇幻、氣氛緊張，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令人嘆為觀止，相形之下，佛萊明的○七成為小兒科，類似的小說如『第二夫人』、『天恨』等也各有所長。其餘如『飄零的花瓣』極有吸引力，『四季』果然別具風格，當然有幾冊我個人並不喜愛，但不翻則無法認識當代美國文壇的全貌。

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任



主要人物表

小荷蘭許 (Dutch Shea Jr.)

——加州一名名律師。幼年喪父，妻子出牆，女兒又被炸死。

李 (Lee)

——小荷蘭許的妻子。

凱 (Cat)

——小荷蘭許的養女，她是何人的骨肉，一直是小荷蘭許心中的謎團。

瑪莎·史維尼 (Martha Sweeney)

——高等法院的女法官，也是小荷蘭許的情婦，個性嚴冷清明。

艾蓮 (Elain Lgoe)

——李情夫伊果的遺孀，愛戀著小荷蘭許。

凱薩琳·唐莉 (Kathleen Donnelly)

——小荷蘭許養父肯賓先生的女侍，和小荷蘭許發生過關係。

肯賓先生 (Mr. Campion)

——小荷蘭許的養父，表面偽善、內心刻薄的假好人。

胡神父 (Father Hugh)

——肯賓先生的兒子，擅長歌唱及烹飪，是個最不像神父的神父。

可拉瑞絲 (Clarice)

——肯賓先生的女兒，是個退休的修女，還暗戀著小荷蘭許。



第一部

『你現在過着像那些黑人一樣鄙陋的日子，你喜歡像那些黑人一樣是吧？可是你不要……』

第一章

1

炸彈爆炸的時候，李適巧在女化粧室。李在說『女化粧室』這個字時，一定要用英式英文的字眼，她總是一口鄉音。不過，他從來沒對她說過，這種地域觀念壓根兒就是不對的。其實他說不說都是一樣，不論他說什麼，對李來說都是東風過馬耳，哪會聽得進！否則李一定會反駁——一個人當然該說家鄉話啦，就像一個人喝自己家鄉產的酒才適口，這是理所當然的嘛！她住在英國的那段時間，『一個人』這個字眼，簡直成了她的口頭禪。就像她說：『一個人嘛！就該到巴斯克特去度個週末！』『可是一個人總是很難抽得出空！』小荷蘭許每回聽到她這麼說的時候，總是很難忍受。

座落在查羅特街的一家餐廳，落地玻璃窗被炸得粉碎。福德曾對小荷蘭許推薦這家餐廳——有第一流的法國佳餚，和濃郁的地方情調。當然，價錢方面就貴得嚇人了！現在，小荷蘭許真惱恨自己挑上這家餐廳，他氣的不是這家餐廳，而是挑上這餐廳的理由。倒不是福德的話讓他動心，而是他曾在這家餐廳用餐時，見到了ABC電視台的名記者彼得詹寧。這人身材頎長，八面玲瓏，善於品嘗各種好酒。當小荷蘭許看到他時，彼得詹寧正輕轉著手中的法國白酒，用他的長鼻子嗅著酒香，一副電視播報員泰然的自信。他知道人們都忍不住多看他幾眼，而他也習慣於自己的受人注目，依然逍遙自適。

，不以爲意。在這家餐廳裏，彼得說起話來更是旁若無人，高談闊論，隔了兩張桌面的人，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。他從貝魯特的阿拉法特談到開羅的沙達特。又嘲笑那個大使根本就是一個飯桶……突然，一直滔滔不絕的彼得詹寧，止了口，不再繼續抨擊那個笨蛋大使。他換了一副笑臉，向侍者再要了一杯白酒。瞧瞧！這就是彼得詹寧，ABC駐倫敦的記者。

彼得詹寧那副架勢，就是李認爲最心儀的了。小荷蘭許心想，他是太瞭解李了。但他再也沒想到，他一番小小的嘲弄，却會付出這麼大的代價。他曾對李說，我爲妳在查羅特街的餐館訂了位子，那兒有許多電視上的名流常光顧，還有那個ABC電視台派來的傢伙，也是座上常客。那傢伙叫什麼來著？我記不得了……這樣李和凱也該有個話題談談了！這對母女，向來就沒什麼話好說，偶爾談談電影，或是凱的朋友上那一所大學，如此而已！一般青春期的孩子，和母親的談話都是這樣。講講彼得詹寧，談話自然而然就會展開。

——那人會是彼得詹寧？

——彼得什麼啊？

——詹寧！好像是CBS電視台？還是其他哪一家的記者？

或許凱會說，我壓根兒就不看電視，那口氣，就像她在說她是不吃死動物的肉似地！

喔！凱！李可能會這麼應道。然後提起她的大手提袋，走進女用化粧室裏。然後，炸彈就爆炸了！

小荷蘭許走進廚房，從冰箱裏取了一瓶啤酒。啤酒是溫熱的，冰箱的最下層還有著一汪水。真是狗屎！我竟然把除霜裝置撞壞了。冰箱裏還有四罐啤酒，也罷！啤酒縱使還是熱的，也總比沒有啤酒要好些。隔壁公寓，傳來一陣爭吵聲，用西班牙語叫罵著，好像是英柴康諾的聲音。從廚房的窗子向

外望，他看到對街加油站的小伙子正收工打烊。街的另一頭，成人書店的燈仍然亮著，窗上貼著幾個大字：『書籍、錄音帶、錄影帶、性器材』。

小荷蘭許扭開了臥房的電視，播報員談著地方人士最關心的事，那就是雨已經下了四天了，而且還可能繼續下下去。高速公路現在不通了，工程人員漏夜搶修，現在只有358號朝北的公路仍可通行。羅德！倒還沒有交通擁擠的現象吧！氣象播報員羅德正撐著一把雨傘走過來，朝著主播員笑了笑。小荷蘭許想，這個主播員要是那天去了查羅特街那家餐廳，現在他就不可能還出現在螢光幕上了。

一段廣告後，就是報導市區內教堂挖墓工人罷工的新聞。工會發言人說，這些挖墓工人罷工，爲的是維護他們的尊嚴，這項尊嚴，說穿了就是嫌工資太低。接著是教會的一位蒙席（比神父高一級）郝克斯的談話。他溫婉地說，他的上司——總主教葛萊頓，正考慮用神學院的學生來挖墓，以便結束持續了十四天的罷工。記者插嘴問蒙席郝克斯，如果這麼做還是無法使罷工停止呢？蒙席郝克斯回答道，至少也能讓這些忠實的信徒，在死後能有起碼的尊嚴。

我可不需要這項尊嚴！小荷蘭許想道。他是州立殯儀理事會的律師。他想明天一早，應該打一通電話給班·古德門。他是理事會的總理事，不知爲了什麼，人們給他取了一個暱稱，叫他做『袋鼠』。袋鼠古德門，向來也不大正視這些理事的意見。

他怔怔地凝視著悶雨敲窗。玻璃窗破了一角，他用洗衣店裝襯衫的紙盒暫時擋住。這家中國人開的洗衣店，和成人書店只隔了兩家店面。現在雨水早就把紙盒打得濕透了，深棕色的窗簾也給打濕了。小荷蘭許想，不知道還有沒有裝襯衫的紙盒？沒有，應該沒有了，他得到明天才能到洗衣店去。他須記著點才行，他一直就記不住去修這扇窗子的事。

小荷蘭許不禁又開始想，凱幹嘛要去會她的母親呢？這也並非是他們離婚後才有的習慣。

『我們之間已經完全斷了！』

李會這麼說。

『了斷！我最恨妳說這字眼！』

『那也不亞於我恨凱那個背包！她爲什麼就不能像別人一樣進史密斯學院？』

『她進不了嘛！』

『我看你也無所謂是吧！還有，幹嘛她一回家總是和你膩在一塊？』

『我是她老子啊！這又有什麼不對？』

『你竟讓她睡在地上！……』

『她有個睡袋啊……』

『……那種貧民窟，你還稱那是公寓哩！你成天和那些拉皮條的傢伙周旋……』

『那是我的客戶啊……』

『老天！你這份工作真夠齷齪……』

『上個禮拜什麼生意也沒上門，這比齷齪要好些呢還是壞些呢？』

這就是他和李每次通電話結束的方式。有時他會憤然摔下話筒。可是，這回他只是平靜地放下電話。然後，他等着電話鈴再度響起。十、十五、二十、三十響……他仍不接，她那端也就負氣不掛。凱曾問過，你們的最高紀錄是幾響啊？五十七響！小荷蘭許答道。凱就是喜歡探聽這類事情。凱訝異地說——你竟然就坐在那裏，數著每一聲鈴響嗎？

那時他們還住在英國，就是那年春天的事。

『我想夏天去一趟倫敦。』

李這麼說道。

『哦！』小荷蘭許說：『我也正有此意。』

『爲什麼？』李冷冷地問道。自從他倆分居後，他總是如影隨形地跟著她。她知道他在這方面是很內行的。每回她去電影院，或上個市場，無巧不巧，就會和他碰個正著。李也不笨，她把這事告訴情夫拜倫·伊果，希望他能想出法子制止，可是拜倫也是一籌莫展，無計可施。入了夜，到了李和